

Liu Zaihu
刘再复 著

童心百说



对着稿纸，

我于朦胧中觉得

自己书写的

并非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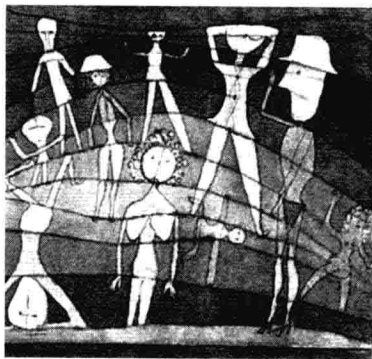
一格一格

只是生命。

漓江出版社

刘再复 著

童心百说



漓江出版社
桂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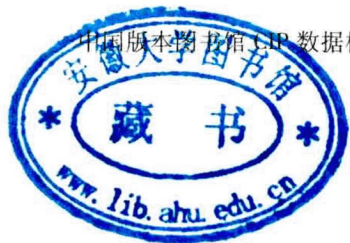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心百说/刘再复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4. 1

(新雨文丛)

ISBN 978-7-5407-6752-5

I. ①童…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3560号

策 划:郑纳新

责任编辑:叶 子

装帧设计:星 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2306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880mm×1230mm 1/32

印张:4.25 字数:25千字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1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自序

1999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了我的《漂流手记》第四卷《独语天涯》，此书包括“童心说（上）”、“童心说（下）”和“写给思想者与童心作家的致敬语”。2010年我抽出这三部分并作了综合与修订，起名《童心百说》，交给《万象》杂志刊登。现在漓江出版社独具慧眼，把它作为单行本推出，使我十分高兴。这对我的童心追求，是一次很大的鼓舞。

《童心说》大约写于六十岁前后，那时我的“反向努力”意识开始觉醒。所谓反向努力，就是不再习惯性地朝着争取更多权力、财富、功名的正向发展，而是反向地作“复归于朴”、“复归于婴儿”（《道德经》语）的努力。这种努力乃是一种自救。如果从“救赎”的视角看，我国现当代

文学的精神内涵大约可分三种类型：一是“救救孩子”；二是“孩子救救我”；三是“自己救自己”。我则吸收三者的思想营养，以“外儒内禅”的态度立身，以“自我完善”为重。我自知没有力量“改造世界”，但力求不让世界改造我。当下的世界，俗气的潮流覆盖一切，人类正在发生集体变质（变为金钱动物），世界像一艘“泰坦尼克”，它可能很快就要碰撞冰山，但人们照样歌舞升平。我没有力量拯救它，但可以自救，可以选择“往回走”的复归之路，《童心百说》正是我复归的心声。

最后我要感谢本书的策划郑纳新先生，如果没有他的策划与敦促，就不会有这本书的产生。

2013年9月29日

香港科技大学



对着稿纸，我于朦胧中觉得自己书写的并非文字，一格一格只是生命。钱穆先生把生命分解为身生命与心生命，我抒写的正是幸存而再生的心生命。心生命的年龄可能很长，苏格拉底与荷马早就死了，但他们的心生命显然还在我的血脉里跳动着。此时许多魁梧的身躯还在行走还在追逐，但心生命早已死了。都说灵魂比躯壳长久，可他们躯壳还在灵魂却已经死亡，不是死在老年时代，而是死在青年时代。心灵的夭亡肉眼看不见。我分明感到自己的心生命还在。还在的明证是孩提时代的脾气还在，那一双在田野与草圃寻找青蛙

与蜻蜓的好奇的眼睛还在。不错，眼睛并未苍老，直愣愣、滴溜溜地望着天空与大地，什么都想看看，什么都想知道，看了之后，该说就说，该笑就笑，该骂就骂，一声声依旧像故乡林间的蝉鸣。无论是春的蝉鸣还是秋的蝉鸣，全是天籁。

我真幸运，和明代的异端思想家李卓吾竟是同乡。他走过的许多开满野蔷薇与映山红的乡间小路，我都熟悉，都感到格外亲切。他在流浪中飘落散失的基因说不定有几粒潜入我的血液。要不我怎么会那么喜欢曹雪芹笔下那些自我放逐的“槛外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我穷得“囊无一钱守”的时候，还是买下他的《焚书》与《藏书》。他的《童心说》成了我人生的一部伟大的启示录。因为读他的书，我才发现我的家乡有一颗太阳般的迸射着思想的灵魂。这颗灵魂的名字就叫李卓吾。从少年时代到今天，我在冥冥之中一

直听到他从万物之母的怀中发出的呼唤：同乡兄弟，我的《童心说》献给我的同一代人，也献给你的同一代人，特别是要献给你。你的生命快要被堆积如山的教条窒息了，你的天真快要被浓妆艳抹的语言埋葬了。你正在被概念所裹胁，正在迈向布满死魂灵的国度。救救你的天真，救救你的天籁！往回走，返回你的童心，返回你的质朴，返回清溪与嫩柳滋润过你的摇篮。你是无神论者，云中的天国不是你的归宿，但地上的天国属于你。地上的天国就是你的天籁世界，童心就是这天国的图腾。

准确无误，我听到伟大同乡的呼唤，如同天乐般清晰而响亮的野性呼唤：努力做一个人，努力成为你自己。家乡的思想家在黑暗的年代里像高举星辰地高举起人类的本真本然之心。温柔的、亮晶晶的心灵把拥有百万大军的庞大帝国吓坏了。帝国的监狱在京城郊区堵住他的嘴，困死了他的生命，妄图一举消灭他的熊熊燃烧的思想。然而，帝国失败了。当帝国溃灭的时候，我老乡的学说却跨越时空的边界走进曹雪芹的眼睛，还走到今天，一直走到我的笔下。

让我礼赞你，《焚书》与《藏书》的作者，英勇的老乡，《童心说》的第一小提琴手。你孜孜求真，厌恶“假人”和假人的把戏。假人胸中只有本能的心脏，没有本真的心灵。假人有声，但不是心声，而是肉声。道学太沉重，对人的要求太多，太多而做不到，就伪装，就作假，就言假言，事假事，文假文。你发现王朝中有个假人国，你的童心对着假人国跳着、笑着、骂着，文字摆开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旗帜站立着飘拂着，哗啦啦在高空天宇中响动着，响了将近五百年。

堂堂正正。心中无邪，身外无求，形上无垢。顶天立地
向着假人国挑战：谁敢邀堂堂而击正正？何等气派！童心就
是力量。童心是比权力帝国更有力量的力量。

回归童心，你启迪我两个向度：一是回到从母腹中诞生下来的那一刻，回到刚降临人间时那一脉黎明似的柔和的目光；二是回到故国文化的精神家乡，回到《山海经》那一片蓝苍苍与绿茫茫，还有苍苍茫茫所负载的最本真、最本然的故事。

我的形而上假设，不在天上，而在地上：在第一次张开的婴儿眼睛之中，在母亲赋予的原始混沌之中，在女娲、精卫、夸父等英雄的大气与呆气之中。修炼修炼，不是修向成熟，而是修向鸿蒙时代的勇敢与傻乎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诗正在被权力所凌辱，被道学所歪曲，被金钱所欺压，
被语言所遮蔽。

文学正在失去真思真想真情真性，诗就要死了。面对文学的枯竭，诞生于家乡的异端思想家大声疾呼：回归童心！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不妨痛痛快快地叙述；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不妨痛痛快快地倾吐；口头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告语之处，不妨痛痛快快地说出。发狂大叫，流涕恸哭，向人世掷出响当当的真言真语真话。并非句句是真理，但句句发自热腾腾的内心。

秘鲁作家胡安·拉蒙·里维罗（1929— ）如此表述：
作家不可能成熟，他们应当永远追随孩子。“岁月使我们离开了童年，却没有硬把我们推向成熟。……说孩子们模仿成年人的游戏，是不真实的：是成年在世界范围内抄袭、重复、发展孩子们的游戏。”（引自《世界散文随笔精品文库》拉美卷）我喜欢这句话，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和今后可能的所作所为，全是人生的初稿。初稿而已，一切都不成熟。我害怕成熟的圆滑，成熟的虚伪，成熟的世故，成熟的“瞒和骗”。

到处寻找天才，却常常忘记身边有一群天才，这就是孩子。“孩子是未被承认的天才”，俄国的诗人沃罗申（1877—1932）早就这样说。他在1903年写的一首无题诗常让我吟诵：“让我们像孩子那样逛逛世界/我们将爱上池藻的轻歌/还有以往世纪的浓烈/和刺鼻的知识的汁液/梦幻的神秘的吼叫/把当今的繁荣遮盖/在平庸的灰暗的人群中间/孩子是未被承认的天才。”（引自《俄国现代派诗选》，第208—209。）孩子是天才，天才又都是孩子。不错，天才是永远不知世故和拒绝世故的孩子。孩子的眼睛不被权力所遮

蔽，也不被功名、财富所遮蔽，一眼就能看穿人间厚重的假面，所以是天才。